

千锤叩响历史 一纸拓印新生

——曹州传拓传承人张丽娜的守正创新之路



拓印石碑



将牡丹元素与传拓技艺融合



作品展示



曹州传拓进校园



制作拓片



张丽娜展示“彩韵牡丹”文创产品



文化遗产在菏泽

日前,在鲁西南新区吕陵镇江北V谷园区的曹州密境文化交流中心,一间弥漫着纸墨清香的工作室里,曹州传拓第22代传承人张丽娜正手持拓包,在青石板上反复捶打、细致上墨。手法流转间,一幅兼具历史肌理与艺术美感的拓片便跃然纸上。

作为牡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曹州传拓这门用纸墨“拷贝”历史的技艺,在张丽娜的坚守与创新中,不仅延续了家族技艺薪火,更让古老技艺在当代焕发新生。

“每一次敲打、每一次刷墨,都是在与历史对话。”张丽娜的话语中满含敬畏。自幼耳濡目染,她深刻理解这门“用直纸留住历史”的手艺所承载的文化分量。如今,她已熟练掌握阴拓、阳拓、异形拓乃至难度极高的全形拓技艺,带领团队让金石碑刻的文字与图案在宣纸上“复活”。

工作室陈列的千余块青石板,堪称曹州传拓的“历史档案库”,刻有牡丹、百喜图等七百多种纹样。其中“彩韵牡丹”系列文创产品,将菏泽牡丹元素与传拓技艺深度融合,成为彰显区域文化特色的生动注脚。

“非遗不能困在传统的壳子里,要让普通人触手可及。”为打破传承壁垒,张丽娜大胆革新,将传统拓流程简化为七个易学步骤,即便六岁孩童也能在指导下完成简易拓片。这一“降门槛”的实践,让传拓从“专业技艺”变为“大众体验”:情侣亲手拓印定制婚书,让非遗见证爱情;企业团建通过捶拓感受传统魅力;市民定制书法、人像拓片,让古老技艺融入日常生活。

“体验为主、定制为辅”的运营模式,让曹州传拓工作室成为鲁西南新区的“非遗体验窗口”。截至目前,已有数千名“传拓体验官”在敲打捶拓间触摸历史温度。张丽娜表示,选择在江北V谷园区设立工作室,正是看中这里的文化集聚效应,希望能与更多非遗传承人一起,将技艺融入日常。

面对数字化浪潮,张丽娜主动求变。她与济南、青岛多所高校合作,电商专业学生通过实训课程进行直播讲解、短视频制作,让传拓技艺借助新媒体收获众多关注。同时,她还把技艺带进中小学生公益课堂,让传拓真正走出工作室,融入现代社会的多元场景。

从青石板上富有节奏的敲打声,到直播间里的生动讲解,再到公益课堂上的好奇目光,在张丽娜的坚守与创新中,曹州传拓实现了从“技艺传承”到“文化赋能”的跨越。江北V谷园区正日益成为连接个体传承与区域发展的纽带,为鲁西南新区绘就“保护、传承、创新、发展”的新图景注入文化动力。

展望未来,张丽娜充满期待:“曹州密境文化交流中心计划增设‘非遗联展区’,邀请更多非遗传承人入驻交流。希望以传拓为纽带,让这里成为鲁西南新区非遗传承的‘加油站’,让更多古老技艺在协同发展中绽放光彩。”文/图 记者 王燕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偎不上狐偃」

在鲁西南的方言土语中,有许多耳熟能详的俗语,虽然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,却很少有人追寻其源流和背后的故事。如同成语一般,寥寥数字背后往往隐藏着宏大的叙事,“偎不上狐偃”便是一例。

若不专门解释,许多外地人难以理解这句话的语境与含义。“偎”有靠近之意,“狐偃”则是人名。“偎不上狐偃”直译为靠近不了狐偃,引申为能力或素质远不及狐偃。使用场景通常是:当某人技艺受到夸赞时,若有人举出另一人相比较,知情人便会评价:“某乙的本事偎不上狐偃。”口语中,“偎”读作“爷”。那么,狐偃究竟是何许人?为何会成为鲁西南方言中的标杆人物?

《史记·晋世家第九》载:“晋文公重耳,晋献公之子也。……有贤士五人:曰赵衰;狐偃咎犯,文公舅也……”重耳为春秋时期晋国第二十二任国君(公元前636年—公元前628年在位),其母狐姬乃狐偃之姊。晋献公娶狐姬后,狐偃一家就跟着到了晋国,成为重耳的重要辅佐。重耳年少时便跟随舅父狐偃学习,二十岁时晋献公即位。

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,宠爱有加。晋献公十二年,骊姬生太子申生,为其立为太子,骊姬构陷太子申生,致其自杀,又诬重耳与夷吾同谋。晋献公出兵讨伐重耳,派宦官命其自尽。四十三岁的重耳越境逃亡,在狐偃建议下前往狄国。

重耳最终能成为晋国国君,狐偃功不可没。在流亡途中,狐偃始终是重耳的主心骨。在狄国居住五年间,晋献公去世,大臣里克发动政变杀奚齐、骊姬后,欲立重耳为君。狐偃与众商议后,认为晋国政局未稳,此时回国恐有生命危险,建议等待时机。重耳遂婉拒里克,里克转而迎立夷吾为晋惠公。

晋惠公即位七年,惧重耳夺位,派人行刺。重耳被迫逃往齐国,受齐桓公厚待,娶齐室女为妻,安于优渥生活,《史记》载其“爱齐女,毋去心”。若非狐偃,重耳这个山东女婿或许终老齐国,再无晋文公霸业。

在这期间,齐桓公去世,诸子争位,内乱频发。狐偃与赵衰得知晋惠公病重,商议离开赴秦借兵返晋。重耳妻子亦劝其回国,然重耳坚拒:“人生安乐,孰知其他!必死于此,不能去。”见其意志消沉,狐偃与赵衰定计,在宴会上灌醉重耳,载其离齐。重耳醒时已近曹国,怒斥铜戈欲杀狐偃。狐偃坦然道:“杀了我成就了,这是我的愿望。”重耳愤言:“若我当不上国君,必食舅父之肉!”狐偃笑答:“事若不成,我的肉又腥又臊,何足食?”既成事实,重耳只得随行。

至曹国(今菏泽市定陶区),这时曹国国君是曹共公,他听说重耳是骊姬(肋骨相连的生理畸形),就想让重耳脱衣服看看。重耳当然不肯,曹共公这个人好奇心很重,不达目的不罢休,就在重耳洗澡的时候偷偷去看,结果被发觉。重耳非常气愤,觉得是对自己的侮辱。后来,重耳当上国君后,出兵伐曹,俘虏了曹共公,这也是一个“好奇害死猫”的故事。

晋惠公十四年(公元前637年),惠公卒,他的儿子圉即位,是为晋怀公。在秦国出兵相助下,狐偃辅佐重耳击败怀公,即位为晋文公。面对晋国烂摊子,狐偃力行改革,稳定秩序,发展生产,为文公霸业奠定基础。

历史上,狐偃这般忠臣成为道德楷模实属必然。古晋人评价他人时,常以狐偃为标尺,称其本领、品格等与狐偃相比要差很远,也就是“偎不上狐偃”。古时候,可能为了尊称,口语中把狐偃称为“狐爷”。此语能成为鲁西南方言,或与明初山西向鲁西南移民有关。大量的移民带来了晋地的风俗习惯和方言土语,融入了鲁西南,形成了独特而又鲜明的方言文化。张长国

赵知县巧断蛤蟆案

清朝时,曹县庄寨镇境内有一个大潭,因蛤蟆成群,人们称之为“蛤蟆潭”。潭边有家店,是王老汉所开,以烧制“田鸡汤”闻名。所谓“田鸡汤”,实则是以蛤蟆为原料熬制的汤。王老汉每日五更天便到潭边捕捉蛤蟆,年深日久,老两口靠着这间小店,倒也积攒了些家业。

一日,一位赴京赶考的举子投宿店中。翌日清晨,他至潭边散步,恰见王老汉正在捕捉蛤蟆。竹篓内,蛤蟆们层层相叠,你压我挤,个个张口瞪眼,直直地望着举子,目光中似有哀求之色。举子见其状甚为可怜,便劝王老汉将它们放生,却被王老汉婉拒。

举子沉吟片刻,又劝道:“店家,若您应允今后不再捕杀,您二老的养老之资便由我来承担。只是我眼下需赴京应试,先奉上纹银二百两。待我科考归来,必有重谢。”王老汉闻言,连连摆手,只说需回家与老伴商议后再定。

回到店中,王老汉将举子的话原原本本告知了妻子。这店家婆是个见钱眼开的主,随即,她亲自找到举子,正撞见举子从箱中取银。店家婆一见白花花的银子,口中虽假意推辞,手却早已将二百两纹银接了过去。

回屋后,店家婆仍惦记着举子剩余的纹银,竟起了歹念。她趁举子送饭之机,在饭中下毒。举子毙命后,待到深夜,老两口将一扇磨盘置于尸体之上,悄悄沉入了蛤蟆潭底。

不久,新任知县赵大人上任,下乡体察民情,途经蛤蟆潭。忽然间,成千上万的蛤蟆自潭中跃出,拦住官轿去路,齐声叫喊,声震四野。衙役们无论如何驱赶,蛤蟆皆不退散。赵知县为官清明,善断奇案,见此异状,对群蛙言道:“尔等拦住去路,想必是有冤情要本官为你们做主?”此言一出,蛤蟆顿时止住鸣叫,纷纷跳向潭中一处。赵知县立即命人前往打捞。不久,衙役便从所指之处捞上一具男尸与一扇磨盘。

经仵作验尸,断定系他杀。赵知县苦思破案之策,目光落在那扇磨盘上,见磨盘尚新,由此断定凶手必在近处。

赵知县灵机一动,传地保前来,命其对案情严格保密,同时限他十日之内,勒令附近村民每户捐献磨盘一扇,声称要在蛤蟆潭上修建一座“石磨桥”;若不愿捐献磨盘者,则需缴纳白银二十两。王老汉夫妇自不舍得花银子,便将家中剩的那扇磨盘捐了出去。

差役一见此磨盘,立即禀报赵知县。赵知县命人将两扇磨盘一比对,果然严丝合缝,分毫不差,当即下令将王老汉夫妇拘拿到案。在人证物证面前,王老汉只得将罪行如实招供。最终,赵知县判处店家婆死刑,王老汉罚没的家财,用在蛤蟆潭上修起一座石磨桥,以敬效尤。丰瀚



鲁西南风情

农家饭



民谣曰:“窝窝糊涂老咸菜,假锅假灶农家饭。三升高粱一升豆儿,又好吃来又好做(揍)。窝头一顿吃上仨,五尺汉子像铁塔。一顿三碗黏糊涂,养个孩子胖嘟嘟。”

过去,农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:“黑窝窝头,蘸辣椒,越吃越上膘。”说的便是农家饭养人。

戏剧《刘美案》中,包公亦有唱词道:“要吃还是家常饭,要穿还是粗布衣。”同样道出农家饭的滋养。

那是几十年前鲁西南的农耕岁月,村庄简朴而充满快乐,一群知足的汉子在此生活。月亮升起,人影渐长,狗儿归窝,农人入眠。墙上油灯昏黄摇曳,堂屋方桌上摆着几只粗瓷大碗,菜色在黯淡光线下看不真切,劳作一天的农人围坐桌旁,吃得汗流浹背,酣畅淋漓。

农家饭食,无非窝头咸菜、萝卜白菜。虽不起眼,却养了聪明能干、体魄强健的中原儿女。农家菜蔬自然新鲜,带着季节独有的

色彩。烹制朴素,保留原味,蕴含生活最初的味道。菜香中飘着柴火气息,连着袅袅炊烟,藏着一缕深深的怀念。

吃饭时,喝酒、抽烟、闲聊。谈种田甘苦,说家长里短。酒是劣等的散酒,俗称“八毛辣”,谁在家中角落。累了乏了,拿起酒瓶仰头便饮。几口酒下肚,汉子脸红颈粗,粗话也随之而出。

当年粮食紧缺,农忙吃干,农闲半干半稀。白面稀有,玉米面已属上品,主食多为高粱掺大豆的窝头,佐以地瓜、干菜。如今,人们吃腻了精米白面,杂粮馒头反而成了保健佳品。约翰·列侬曾说:“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,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。”生活的洪流推人向前,谁还驻足回望昨天?转瞬之间,无数往事已成收藏。

在农家吃饭,是口福,亦是享受。吃饭喜在农家,吃饭爱吃农家饭!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堽堆无言藏千古

——单县张堽堆遗址探秘

堽堆,是我国古代先民为抵御黄河水患而人工堆筑的防洪居住高台遗址,主要分布于鲁西南地区,形成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,具有连续多层文化堆积,是研究黄河中下游古代文明的重要实证。

单县现存堽堆遗址众多,其中体量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当属张堽堆遗址。

张堽堆遗址位于园艺街道辖区,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古迹,于1961年开展发掘、整理与研究。现存堽堆南北长115米、东西宽118米、高约5米,总面积13570平方米。1985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2004年晋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该遗址涵盖龙山文化、岳石文化、商代及周代文化层,出土文物包括绳纹灰陶鬲、蚌簋、红陶罐、粗绳纹红陶高等。

2003年,在张堽堆遗址南侧发掘出西汉及新莽时期墓葬60座,出土陶器、铜器、铁器等随葬品500余件。其中一件泥质灰陶盆口沿刻有“单父”铭文,为秦代设县的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。

据考证,张堽堆所见墓葬形制以土坑墓为主,随葬品组合多为鼎、豆、壶或鼎、盒、壶,通过史海钩沉,可还原古代社会的文化现象

与生活风貌。民间流传着“张家堽堆刘家林,里面埋着王家人”的说法。相传此堽堆原为张姓所有,后张家衰败,刘家兴盛,便在此安置陵墓,故该堽堆又称“刘林”。

传说某日,刘家大小姐因吃鸡蛋撞住室息,被当即安葬于堽堆家林。当夜,一王姓青年盗墓寻宝,开棺后竟发现大小姐尚存气息,遂将其救出并送返家中。刘老翁感念其“救命之恩”,承诺将女儿许配给他。为证实自己掘墓救人之举,青年当场演示当时情景。不料当他再次潜入棺中,刘老翁突然反悔,命人压紧棺盖,封土成坟。王姓青年因此成了“冤非冤,非冤亦冤”的亡魂……

刘老翁的所作所为引来众说纷纭,褒贬不一,也为张堽堆蒙上了一层人性的玄妙阴影。

作为单县重要的文化遗产,如今的张堽堆遗址已成为开山景区的重要景点。这里松柏覆盖,曲径通幽,顶立有石亭,古碑耸立,与开山湖、舜师广场、吕后广场和明再美术馆等景点交相辉映,成为游客感受历史文化、乐享人文生活的热门打卡地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

堽堆遗址



堽堆石碑



堽堆遗址